

百合花樂團：

放在創作上不是很有趣嗎？
在生活裡可以聽到不同的台語用法，

採訪撰文—田育志·攝影—黃禹淇



林威佐

陳奕欣

林奕碩

如果從林奕碩在2011年，上傳試聽帶到YouTube頻道的時候算起，百合花樂團已經出道近十五年，而生猛有勁又富含生活感的台語創作，一直是他們帶給歌迷的鮮明印象，也讓他們獲得金音創作獎和金曲獎的肯定。2024年，百合花樂團發行新專輯《萬事美妙》之後，也和Podcast頻道《BBFFMF》合作，推出一系列「台語小教室」短片，一方面宣傳專輯，同時可以推廣台語文。這是他們從音樂出發，以其他方式和台語做連結的全新嘗試。

台語很「活」，讓創作的選擇也多了起來

「逐家好，我是司公鉸仔花 (sai-kong-giang-á-hue) 百合花的主唱……」點開百合花樂團的台語小教室第三彈「無錯篇」，主唱林奕碩、Bass手林威佐和鼓手陳奕欣以台語一一做起自我介紹，對百合花樂團來說，用台語來念團名是再自然不過了；只是，從小在家中會和長輩說台語的林威佐和陳奕欣，其實是入團後才從林奕碩口中學得「百合花」的台語發音，而林奕碩除了是三人當中台語最好的團員之外，也是樂團創作的核心成員。

其實一開始，林奕碩會試著以華語進行創作，但他卻一直有種「過不去」的感覺，「仔細想想，臺灣社會開始講華語，大概也就幾十年的時間，除非是京劇老師，不然掌握的華語用法其實有限。可是台語已經流傳好幾世代，無論是在菜市場或是醫院，都有機會聽到一種從沒聽過的台語用法，這是一個很『活』的語言。」林奕碩說，每當這時候，他就會拿著陌生用法到處詢問，偶爾發

現台語用詞因地區不同而有差異，總讓他收穫滿滿，這樣不斷驗證、不斷學習新用法的過程，也是創作的活水與養分。

「像是某個意思我可能只會兩個字的說法，但想要填出四個字的詞，搞不好就可以問到四個字的同義用法；或是原本想要用的字無法押韻，也可能在其他地區找到能押韻的念法。」把變化多端的台語運用在歌詞創作上，林奕碩的解釋簡白直接：「選擇很多啊！」

因為學台文，所以用台文寫歌詞

林威佐和陳奕欣小時候就會從家中長輩口裡聽到台語，相較之下，林奕碩則是大學學習傳統音樂後，才和台語有頻繁接觸，後來也因為想以台語創作歌詞，開始學習台語羅馬拼音與台文書寫。

「有人會問說，為什麼百合花樂團的歌詞都是台文，因為我就是這麼學的，所以如果不是用台文，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寫詞。」林奕碩還說，這套語言系統相當常見，就算無法理解歌詞，也不難查詢到正確字義。





而聊到語言學習，陳奕欣則說起團員間曾經的對話，他們討論過，應該要讓AI學習各種語言，尤其是像台語這類面臨流失的母語，「AI學起來很快，語言的資料庫還很豐富。」一旁的林威佐也同意。

把班雅明的「靈光」，寫成歌詞

但回到林奕碩學習台語的這回事，自學的他喜歡透過早年的廣播劇、黑白電影、《豬哥亮歌廳秀》還有大量的台語歌曲，了解各個時代的台語發音與詞彙，「因為我一定要聽見聲音，光是用看的，我會很難理解。」這樣的取向，也反映了他的閱讀習慣——必須待在自己房間裡，不受到音樂和網路的打擾，才能念出聲音，吸收書中的文字。

「我也得在自己的空間裡，擁有完整的時間，把書一口氣看完。」林威佐說自己對於物理距離遙遠的故事很感興趣，最近看的書有《無懼黑暗：自願臥底納粹集中營的英雄》和《加薩日記》，這些內容的確是需要花上一點時間來閱讀。

至於三人當中隨時隨地都能看書的陳奕欣，偏好的書單大多集中在小說與人文社會類，前陣子看到朋友推薦的《渺小一生》與《臺灣漫遊錄》，一直想著要入手，而當天採訪的地點正好就在書店樓上，於是採訪結束後，她如願買下兩本心心念念的小說。林奕碩則是在架上瞧見哲學家華特·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《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》這本書，興奮地跟團員提及，收錄在《不是路》專輯裡的〈靈光〉歌詞，正是他將班雅明對靈光的定義翻譯而成的。

走出書店的時候，三人手上都提著剛結帳完的裝書紙袋，不禁令人好奇，百合花樂團的未來創作裡，會不會也有歌詞來自這次買的書呢？

田育志

以文字為生，喜歡聽故事，也喜歡用文字把聽到的故事寫出來。不採訪的時候，會窩在家中各個角落寫稿，或是出沒在咖啡廳靠窗的座位上。文字集散地：臉書「山田誌」。